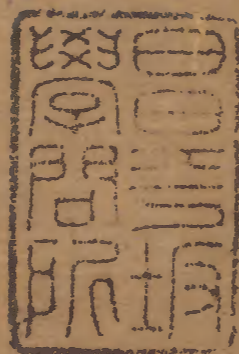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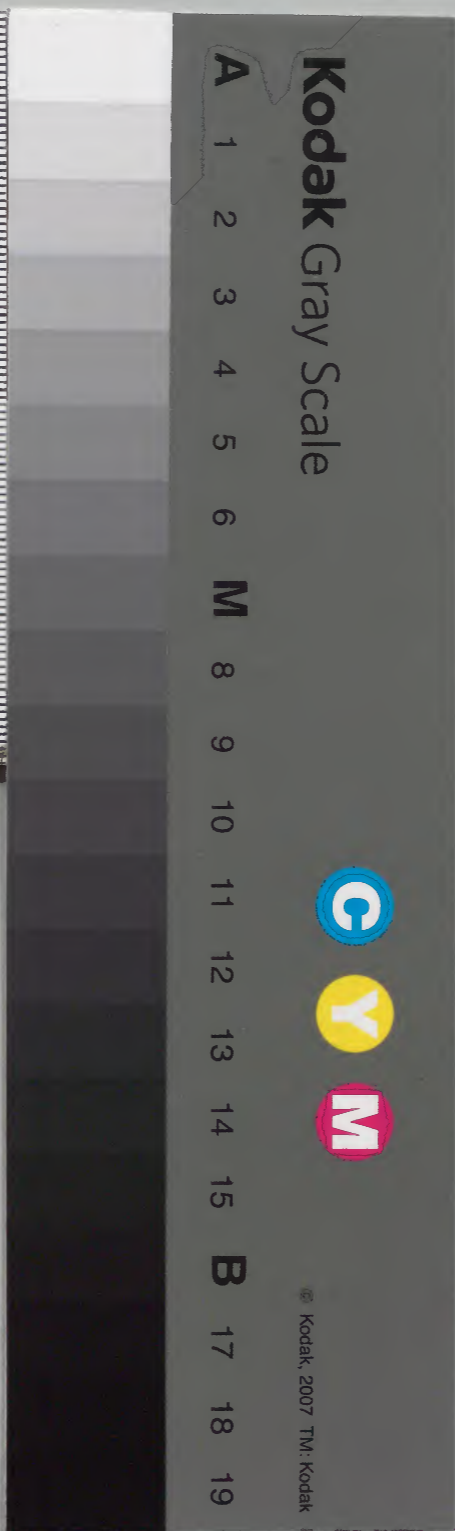
四十二之六



					漢書門
				五	
			五	七	
		九	〇	七	
三	〇	九	〇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五		漢
九	二		
函	三	五	書
一	〇	七	
四	〇	七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 11 )		
函號	298	249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二計二十板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  
 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  
 乎閉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  
 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  
 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  
 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  
 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  
 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閉用心矣補釋。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以一

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功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絕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植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舉特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天綱說如富

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谷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必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蓋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其人殺人之事錄云云如刑到其時為之則傷如何可學錄云云如刑到其時其心之當理則不欲變為欲曰此當合忠字看忠者盡已之謂若看已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至此則不欲字使不着若不

看忠字只用一恕字則以此等事放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  
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我不  
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恕是屬己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恕聖人  
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  
在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効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  
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也怨有是有非  
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己或以為其怨在人曰  
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其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而行之恕  
則人自不怨也不我怨此仁之効如孔子告顏淵克己則

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此皆以効言特其効有小大之異耳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子上說

然特敬行恕便能克己克己便能自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  
段分別時奉以下  
通論二章

又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  
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  
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

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  
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

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  
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難  
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

問程先生說學算者明得盡者便渾化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己為仁便如欲  
復中原熹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  
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  
此方始有益又因晞遜問克己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  
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却反與他  
為朋者時舉

問朱飛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其未  
識門路曰非至親切處見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弓又却別集  
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知告顏子者亦  
只是操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二人氣象自不同顧問  
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

用

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飛卿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  
此告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  
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  
捍疆土為自守計賀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爭多大槩也相似只  
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問二條在學者則  
當並行不悖否曰比且當如此做當克己則須克己當出門如  
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己復禮不是克己了又復禮  
只克去己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  
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去那非便是禮曰只銘痒痲疾  
痛皆切吾身句是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言兩  
意都要大同於物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  
自己私欲淳

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言

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仲思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位高擔當得克已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功難其成則一功難為而至也易敬之功易操而存仁也難其成則一功難為而至也非不可無已也又曰鄭言學者克已處亦好大抵告顏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已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一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趙夫畧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伊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二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問孔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為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得已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已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已可克也賴孫

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

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言敬義內外，方是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云。至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曰：此前面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効恁地，若不見得，即黑漆漆地守一箇敬，也不濟事。賀孫問程先生說云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透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

是繼體守成之君。奇。

止。

却與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正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義綱。要錄云：伊川答此問，固好，正以明聖人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時，做去若自出，門得了。子升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林。

袁子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

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一作有守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壯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

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

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

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治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有為

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

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必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

資質剛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

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

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

持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得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

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

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

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地廣

他

周貴卿問克已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龍无

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

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

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

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已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

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

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

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

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是克已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

貞

畫葫蘆韻府  
陶穀詩年上依  
樣



據

效

效

日字一作且

底較無事但克已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  
 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  
 將去加做將去仲弓却只是像見在持守仲弓却只是像見在持守又問仲弓寬洪  
 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非如此  
 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  
 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義剛。夔孫錄云。坤是箇無頭  
後得乾文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便從知  
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是知底工夫直前主敬行  
怨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勝似顏子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勝如克已底費脚手然而顏子譬  
如創業底仲弓是守成底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弓儘和粹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  
 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已復禮乾道也  
 是喫一服藥便如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  
 去公看顏子大小大力量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  
 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

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日學仲弓  
 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  
 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  
 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  
 遷不貳是其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  
 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  
 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  
 滴說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効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  
 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已蓋人只有  
 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  
 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  
 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善復禮只  
 爭這此字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

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之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之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是路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敬也

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為仁

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

此心接物亦以此心集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仁在

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

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

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脉不是又問伊川

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

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為仁之驗

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備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詔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

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識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

讖尼兼切病  
人自言

者只知為之難言之得無訝乎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詎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瞌睡底相似都不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詎只是詎於言意思否曰詎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詎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才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轉

仁者之人言自然詎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作

仁者其言也。詎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道

為之難言之得無訝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

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見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所常相表裏又自是心細了

壽○個錄畧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詎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詎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端蒙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詎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詎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更迂迴得此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錄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天子自說

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

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

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

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

力不得個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

不可得而後富貴是眼六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

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

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閑易繁難甚處做得甚

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

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

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

是氣稟乎然不謂之命不得只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

非命不得蓋緣它當時稟得箇平氣便有此然謂之正

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

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

只恁他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夔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維

或言司馬公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

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

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

牛地

下

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亦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平已底事方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灾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

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爲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明作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容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明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

說得話來也君子盡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廣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以文觀人

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

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雉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余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

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厥之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蓋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

徹之別也盡

足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雉

圈外征斂無藝字彙藝常也法制也

或問有若對哀公蓋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

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

底州郡又去瞞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

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

五百千結裹它個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從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

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  
做主。徒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  
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若  
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  
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植  
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方子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  
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  
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  
亦無緣得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  
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  
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

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與千駟。異言  
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謹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  
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  
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  
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  
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  
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  
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  
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  
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  
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

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姓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以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大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乘此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熹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熹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嘗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絕於

獄魚欲切音玉犴  
獄所以繫囚始鼻  
陶又逆角切音岳  
釋名獄確也確音  
人之情偽也  
確吉岳切音覺  
競勝負也  
爭罪曰獄爭財  
曰訟



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楊氏所說只是責李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具從楊說如何曰善謹

○李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混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單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維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字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備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慮之詳也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備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躡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

不是  
作不是

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必歲之曰子張是做箇  
太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當堂堂張也它是有箇忽略底意  
思否曰他做箇太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略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闕了裏面填不是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  
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  
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  
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  
脩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  
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  
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  
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  
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其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  
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

觀其所為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  
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  
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  
行違也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  
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別求  
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使思量惟  
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底  
又不好義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  
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  
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  
居之不疑這只是分毫謾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  
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

箇是名一箇是實如質孫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  
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  
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  
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白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  
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問子張以聞為達伊川以為明達之達上蔡以為令聞四達之  
達尹氏以為充於內而發於外為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  
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  
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  
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去偽集義  
揚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  
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  
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

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  
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  
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  
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  
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  
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  
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  
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  
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  
恐是就子張身上說聽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若有兩  
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

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歧纔分  
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  
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  
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  
不得况於不善者乎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  
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  
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  
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  
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  
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  
好事便望它功效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  
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

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反顧之心戰必勝矣  
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  
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  
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  
可以崇德善積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  
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  
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  
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  
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廢了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於張不  
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從義欲以斂其質

徒 2

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哀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蠢蠢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蠢蠢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雉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其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個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時舉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三字本未嘗

相雜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賀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為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雜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肅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

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肅知不仁者曰這仁知

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措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

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即所以仁

之也肅

○子貢問友章

問忠生曰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雜

問忠生曰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

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三訂十三版

論語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

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

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

弟子路請其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

勉之寓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

言語勸勉它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

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

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

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謙之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勸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續陳醋借與他勾當方得繫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白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錄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唱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唱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唱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魁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大

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批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喪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繫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

以喪邦矣。廣

問先有司赦小過與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揚氏乃相須而言之  
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必大。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各不正便事事都  
做不得禮樂不與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  
與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與而後刑罰不  
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與則刑罰宜其不中又  
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舉  
文振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與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  
不與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亞夫  
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  
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時舉

事不成是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與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  
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  
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爭底意思便是樂植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與禮樂不與後却如何便刑  
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  
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與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  
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去偽

揚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  
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  
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它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  
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它走從西去如何  
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  
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  
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與刑罰如何會中明道



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它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滿總論。問衛君欲召孔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為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瞶，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瞶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瞶而後為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瞶，來爭必矣。倘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瞶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瞶。晉趙鞅欲立蒯瞶，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它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瞶，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瞶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

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瞶。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曰：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瞶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世相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必大。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可學。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决不為之臣矣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

蒯瞶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瞶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為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瞶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人傑

讓

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瞶一箇來爭若立它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而不敢受它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矣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問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當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賈孫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錄之。時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必大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太

性吐訥切忽忘也又不分別貌

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時舉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養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盜則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賀孫

○善人為邦章

安鄉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惡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

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殺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骨積累做將去亦須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義剛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月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槩亦自

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謾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去偽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遠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于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植

○苟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爲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爲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必大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大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效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若成必能曉解也人傑  
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執事敬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

據  
教還切開門  
開門機也

問雖之夾伏不可棄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據得緊謙之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

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南升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

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  
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  
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  
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  
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  
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仲弓問仁一章說曰  
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  
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  
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  
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

於外者言之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  
耻則足以成其身推此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  
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  
其職則不辱君命廣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  
良心賀孫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  
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  
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耻使於  
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  
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只是他要放乎實去做工  
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

是

人便云何足等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着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比且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得之事。謂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虺虺乎意則是深厚足有為者。又如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氣象。正如出軍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人之上。安可為將。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嘗謂難。又如曹公賞諫烏柏者。至如徐禧云左營若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敗之而已。至于太原出境而上門以則不然。方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狂者知之過猶者行之過備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猶然狂猶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猶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時舉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猶乎人須有些狂猶方可望個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猶者以狂猶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繞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繞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楊

問狂猶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猶者曰善人只猶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

濟錄下云猶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

故無可望猶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

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

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  
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猶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  
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裁抑之則狂者不狂猶者不偷  
之窮矣問何謂偷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  
曰介然有守也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  
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  
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  
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  
而已道夫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蓋他武帝  
自安於此觀其言曰甲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武帝  
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合下得真儒輔佐它豈不  
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三秦無幾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  
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三秦之迹太子厚重  
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

亡

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道夫

錄同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當

或問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壽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美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

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

海錄云君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心和是公底同同是私

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

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說同行異情

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

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

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當

九三本義位  
雖得正然過  
剛不中志從  
於上不能久  
於其所故為  
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之象  
或者不知其  
何人之辭承  
奉也言人皆  
得奉而進之  
不知其所自  
來也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温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章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數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履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

○剛毅木訥近仁章

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寓

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籠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坊德德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謙之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德德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象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德德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着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

欺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賈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繞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足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

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為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詩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曰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為見春秋時或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伯羽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四計三五版

論語二十六

憲問篇

○憲問耻章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殺之可耻固知之至於邦有道殺之可耻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其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論語云為侍從不過做得尋常於國事此不免蹈聖人所謂耻也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耻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完那固有之良心到有耻不辱君命處方是謙

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弟一等人然聖人  
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無  
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諸家只解下一脚爾上句却不  
曾說着此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繼之以耻也者豈非爲  
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穀之一字要人玩味穀有食祿  
之義言有道無道只重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耻謨

○克伐怨欲不行章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闕祖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過殺得在此心不問存亡須是克已祖道  
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則有一事相觸雖能過  
其怒畢竟曾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蓋卿

晞遜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爲害若  
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害却有與  
它打做一片者人傑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大段與原憲學若用工夫且於此不  
行焉亦可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之若但欲  
不行只是過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可學

問可以爲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過在育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  
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它在裏譬如一株草剷  
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  
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剷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  
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閉時自謂  
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閉時如何會發只  
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剷除去莫令發便又問而今欲  
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剷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剷除  
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剷去之才發便剷自到熟  
處變孫

底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絕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絕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功夫是如何又問恐絕去根苗底如癩子克已否曰如勿字也是禁止之公更去子細思量只恁地如做時文樣抵說不濟事熹

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日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是見得人己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已當為則於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忿怨貪欲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着了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着若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其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已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

已復禮這是殺賊工夫續

克已底是一刀兩段而無克伐怨欲了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着在內但不放出耳熹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已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耕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足為仁必克已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已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熹

問克已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已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已便是開門趕出去索性與它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熹

克已如堦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但逐出境而已個

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  
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為仁這箇禁止  
却不得為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  
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  
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却不知於  
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它本文不曾有此意公何據如  
此說久之曰有一譬喻如一箇人要打人一人止之曰你不  
得打才打他一拳我便解你去官裏治你又一人曰你未要  
打它此二者便是克已與不行之分克已足教它不得打底  
不行是教它未要打底教它不得打底便是從根源上與它  
說定不得打未要打底是這裏未要打及出門去則有時而  
打之矣觀此可見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

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它不要出來它那欲為之心未  
嘗忘也且如怨箇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怨它及至此心欲動  
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怨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  
飢見芻豢在前心中要喫却忍得不喫雖強忍住然其欲喫  
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那欲喫之心也打疊殺了個

李閔祖問目中有克伐怨欲不行及非禮勿視聽言動一段先  
生問德明云謂之勿則與不行者亦未有異何以得仁德明  
對曰勿者禁止之詞顏子工夫只是積漸克將去人欲漸少  
天理漸多久之則私意剝盡天理復全方是仁曰雖如是終  
是勿底意猶在安得謂之仁再三請益曰到此說不得只合  
實下工夫自然私意留不住聽

問克伐與克復只是一箇克字用各不同切謂克已是以公勝  
私克伐是有意去勝人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已足入來勝已  
克伐是出去勝人問楊敬仲說克字訓能此已元不是不好

底爲仁由已何嘗不好克已復禮是能以此已去復禮也曰  
艾軒亦訓克作能謂能自主宰此說雖未善然猶是着工夫  
若敬仲之言是謂無已可克也聽

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  
沒奈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  
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  
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  
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  
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問憲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  
這裏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據他說便不是了公不  
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  
仁公只看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稍猶恐  
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下稍道如何問孔子既云  
不知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它失問這也是他

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  
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也失  
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  
得意思也須着較量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  
亦不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  
是有力看他孤索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  
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從政未必如  
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  
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却似只要不爲  
却不理會會有爲一節如今看道理也恁地漸漸看將去不可  
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些小所見有  
些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直是無窮續

問原憲強制克伐怨欲使之不行是去半路上做工夫意思與  
告子相似觀其辭所合得之票亦是此意曰憲是箇指者傳

中說憲介猶處亦多廣

或說憲問仁是原憲有所感曰不必如此說凡觀書且論此一處文義如何不必它說

○有德者必有言章

問范氏之說曰以心譬仁以四肢譬勇此說亦無甚病若欲以勇為義之屬則是夫子亦不合說仁者必有勇也范氏之失却在首句所謂仁之為力舉者豈能勝上蓋欲以此形容勇字却不知其不類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大意思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說得是把做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亦見孔子不恁地作閒得過便過

問如何見得以禹稷比夫子曰舊說如此觀夫子不答恐有此

意但問得鶻突蓋适意善而言拙擬人非其倫尔太史公亦以盜跖與伯夷並說伯夷傳乃史遷自道之意

問明道謂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上蔡以為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龜山以為禹稷有天下不止躬稼夫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三說孰是曰适之言亦不為不是問得也疎禹稷是好人拜身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駭正如仲尼賢於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駭然它意思却好所以出而聖人稱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如子墨子所謂蔡墨者舜之徒也云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云云這般言語多少精密适之問如何似得這般話舉似某人詩云云何以仲尼道最良張僧范冠知何物却與宣尼較短長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過謂禹稷之有天下非真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



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拜鼻而得其終者盜跖老  
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  
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  
而己他不必然也或有不答固有意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曰此  
意思較好過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君子莫只是輕說不是指那成德者而言否曰君子而不  
仁者有矣夫他只是用這般見成句義剛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  
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  
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令他歸去却  
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卻他此便

是其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

○為愛章

問為命裨謀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  
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謙之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  
以為惠人賀孫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注以為猶云此人也如  
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  
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  
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為己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  
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工  
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寓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感

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廖立李平是  
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  
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六即  
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  
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  
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少高祖光  
武時雲台響應也賀孫

問集注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人  
之道既乎其未有聞也若據二子所成之事迹則誠未知聖  
人之學然觀管仲非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之語與子產論  
伯有事其精思察理如此恐亦未可謂全不知聖人之學曰  
大處他不知如此等事他自知之且使子路為鄭國必須強  
似子產觀其自謂三年為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必不為  
強國所服屬矣廣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曰貧則無衣可着無飯可喫存活  
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略知義理稍  
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煮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語者

○子路問成人章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德而  
文之以禮樂固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仲公綽下  
莊子肅味恹恹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是揀低底說是  
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全有人知足以致知又無貪欲又勇  
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  
禮樂豈不足為成人又問集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  
成名之迹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  
面又說若論其至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

之盡人道事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問  
下面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覺見子路  
也盡得此三句不知此數語是夫子說是子路說曰這一節  
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也偏至之云先生又  
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怕是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觀舉

錄略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  
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  
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  
樂茲其所以為成人也又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  
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時舉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  
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四子之所短  
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時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  
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  
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  
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  
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  
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時舉  
楊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  
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亦未見得  
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衆善  
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傳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它時節植

問子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緣它  
時然後言時然後笑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曰惟其人不

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個

魏才仲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誇口。若不是誇，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可學。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以告者過也。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壽

○晉文公謫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謫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些子，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處。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而已。義剛問晉文公謫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之謫。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恁地

謫音決謫詐  
詭音癸異也  
詐也庚也

小却難恐  
當作難却  
小

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傳議論此一段甚好，然其說或巧，還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智，寓

東萊傳議中論相文正謫甚詳，然說亦有過處。又曰相公雖謫却是直拔行將去其謫易知，如當日文都是藏頭沒尾，也是蹊

○子路曰相公殺公子糾章

周襄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功也。砥

江彞叟問管仲如其仁，顏淵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心是否。曰：聖人於上面且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誰得似他這仁。又云公且子細看他是許管仲，不是許管仲。聖人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恁地小結殺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說幾句重了，下面如何恁地輕。看待江兄又問顏

漕之意以召忽之意為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  
說自經於溝瀆一項已結之矣豈得更如此先生因說揚雄  
言爰戀舟者如其智這句便是不許他底說話且如易中所  
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  
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  
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  
義則不同同。賀孫疑

江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曰公且道此是許管仲是不許  
管仲看上面如此說如何喚做不許他上面說得如此大了  
下面豈是輕輕說過舊見人做時文多做似仁說看上文是  
不如此公且道自做數句文字上面意如此下面意合如何  
聖人當時舉他許多功故云誰如得他底仁終不成便與許  
顏子底意相似管仲莫說要他三月不違仁若要他三日也  
不會如此若子貢未諸人豈不強得管仲賀孫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  
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  
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  
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  
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  
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  
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功亦猶是也時舉  
才仲問南軒解子路子貢問管仲疑其未仁非仁故舉其功以  
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  
良久曰此說却當可學

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雖忍心害理不得為仁此忍心  
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方天理流行時濶過絕之使不得行便  
是忍心害理矣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  
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故謝子說三仁云三子之行同出

於至誠則曰之意此說甚好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章

安卿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切謂天下無兩可之理一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曰雖無兩可然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之大者淳曰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即是此意安卿又問集注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揜只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罪不白是堯卿問管仲功可揜過否曰他義不當死久之又曰這般處也說得不分曉大抵後十篇不似前十篇如子路問成人處說得也麓安卿云只是臧武仲之知等皆不是十分底事曰是義剛同

問集解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揜可也其視程子說固平實矣然人之大節已失其餘莫不足觀否曰雖是大節已失畢竟他若有功時只得道他是有功始得廣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且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看得不曾子細魏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温公論嵇紹王裒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揜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揚

管仲孔子自有說他過處自有說他功處過不能以揜功如唐之王魏亦然或問設有弑父弑君不可贖之罪雖有功亦在所不說矣曰如此則無可言者文蔚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為卑如何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因云若仲輔其君使

佐周室以令天下俾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已而命令皆由已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義剛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曰哀公若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此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不從而又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此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如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用齊之半蓋魯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

却未便得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至此也燾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汧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雉

○子路問事君章

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時舉

徐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瞞、滿平、說文、平、目也、又目不明

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廣

○君子上達章

循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日  
問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  
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究竟之義言究竟至於極也此段  
本橫渠呂與叔之言將來濼說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  
被它墜下去只見沈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究竟之義  
人多是如此初問只是差此字少問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  
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問錯些子少問只管去救救來救去  
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問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動  
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問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未稍計其  
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  
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問救得過失越天

無不是如此個

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曰伊川之說為至其次則呂氏得之達  
只是透向上去君子只管進向上小人只管向下橫渠說亦  
是尹氏之所謂達却只是說得君子喻於義之意却只是喻  
曉之義揚氏之說舜跖却是伊川之意謝氏之說大段遠了  
不干事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  
愈下却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  
字觀書多匆遽不子細好學而首章說得亂著書地覺得他  
理會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為人宏博純粹却不會研窮透  
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  
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  
側處當

○古之學者為己章

古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問用心分



豪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豪有差便一日昏蔽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云其所以與張魏公有隙之由乃因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面生許多怨惡蓋皆始於此耳時舉問伊川云為已欲得之於已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已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已也喪了唯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好又

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是如何曰謂舊事都消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蘧伯玉却是箇向裏做工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廣

李公晦問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曰只是消融了無固滯蓋卿

○君子耻其言過其行章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恭喪過哀之過謂力行也潘

懋蒙

○子貢方人章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友仁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覺若是在自家

呆俗以  
為癡  
切字莫口

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麼理會甚  
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  
要人自着些精采看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  
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章  
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

或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曰聰明底人便自  
覺得如自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燕羊告霍光反漢昭帝  
便知得霍光不反燕在遠如何知得便是它聰明見得豈非  
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

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為賢乎  
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  
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  
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  
察為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解胤子朱啓明

而堯知其器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  
言語舊見南軒用抑字多未安可學

柄字彙音西柄  
柄猶皇皇也

○微生畝謂孔子章  
○驥不稱其力章

微生畝蓋晨門之徒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溥  
問驥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後世  
分才德為二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  
而短於才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必大

○以德報怨章

亞夫問以德報怨章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  
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  
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  
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時舉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合為則為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於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太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為貨如往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秦檜有數事往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溪先生太上在河北為虜騎所逐禱於崔府君廟歸而立其祠於郊壇之旁檜一日奏事因奏此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將何以對濠命移於湖上可學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蓋它有德於我自是着饒濶它些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之怨無與焉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問如此所以怨有不讎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德報怨是着意要饒他如呂晦叔為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為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為為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得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皆了蓋嘗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已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饒人則免得人只管來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推闢打幾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意問以德報怨章注謂旨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為相曾與晉種民有怨却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

行元豐中在大理為蔡確鷹犬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為相而  
賈得罪必復為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  
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絕之是蓋  
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死定了孔子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  
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淳

○莫我知也夫章

問孔子告子貢曰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  
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  
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  
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之

問莫我知也夫曰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着處當  
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它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  
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他人亦莫知着  
落惟是子貢便知得這話必有意思在於是問說是人皆知

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  
是退後底說話箇不喚不響在這裏但說是不怨天於天  
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忤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  
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  
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弩眼大驚小怪  
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  
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略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槩聖人  
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變孫○義剛錄云子曰莫我  
子別人也知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如何如子貢之  
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  
曰何為其莫知也下學也三句這三句便似葉公問孔子所以  
問之夫子便說下學是只恁地去做上達是無所逆不尤人  
處樣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  
人無所違忤下學是只恁地去做上達是無所逆不尤人是於  
箇不能響不喚如石之無木之無風只恁地去做上達是無所  
人不能響不喚如石之無木之無風只恁地去做上達是無所  
能及聖人却不恁地只是就平易去看只是恁地平易但是  
所以自不可及天知者不能知則只有天知

問不怨天不尤人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二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恁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寓錄云此段語意自是零亂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寓錄云畢竟是尋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伯羽錄云所謂下學人事者又不知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過人而無所得知至人達天理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知之又曰聖

畢

人直是如此瀟灑正如父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又曰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時必是子貢有堪語這道理模樣然孔子說了子貢又無以承之畢竟也未曉得寓錄云言借乎子貢猶有所未達也若子貢能達之如何曰他若達之必須有說惜乎見夫子如此說便自住了聖門自願曾以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只知得箇頭耳若曉得亦必有語如子欲無言予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如曾子問一貫語便曰唯是他曉得童問寓錄作仲思問伯子貢後來問性與天道如何曰亦只是方聞得畢竟也未見得透徹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為夫子自與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薄。寓錄伯羽錄少異錄殊畧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真有箇知覺否先生曰又似知覺又不似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已相干聖人只是理會

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人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太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

未到上達只有下學

下學上達雖是一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

下學只是事上達便是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理使

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子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

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

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譬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

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即能上達但看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

達矣曾曾級級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

學者如何止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

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

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

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

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洒掃應對從此可

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謝氏說過了鄭曰今之學者多說

文章中有性天道南軒亦如此說曰它太聰敏便說過了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

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求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  
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道夫

問不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知可學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廣  
問莫我知也夫一節曰此語乃是提撕子貢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處聖人無異於衆人到那上達處不同所以衆人却莫能  
知得惟是天知又曰中庸為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古注云惟聖人能知聖人此語自好所謂天知者但  
只是他理一般而已樂天便是不怨天安土便是不尤人人

事天理間便是那下學上達底植

先生顧義剛云公前日看知我者其天乎說得也未分曉這箇

只管去思量不得須時復把起來看若不曉又且放下只管  
恁地又後自解曉得這須是自曉也十分着說不得義剛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欲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

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  
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  
已也

問方其為學雖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為達雖下愚不容於不

上此與上智下愚不移不相梗否曰不干那事若恁地比並  
理會將問都沒理會了且看此處直意方其學時雖聖人亦

須下學况孔子問禮問官各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  
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其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

語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淳

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

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  
理會得透徹斯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

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  
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

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其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

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是下學上達。

問：意在言表，是如何？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意在言表了。廣

○公伯寮想子路章

問：公伯寮其如命何？曰：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交你做這事，天之命人，亦是交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有等差。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為公伯寮想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亦是對衆人言。蓋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在諸已。曰：道只是有廢興，却

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當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其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六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問：沮溺荷蓑之徒，可以當此否？曰：可以當之，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



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伊呂平正個

○子路宿於石門章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  
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豈毋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  
商均而禪禹以及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  
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否曰然廣

○子擊磬於衛章

子擊磬於衛先生云如何聞擊磬而知有憂天下之志或對曰  
政如聽琴而知其心在螳螂捕蟬耳父之先生曰天下固當  
憂聖人不應只管憂如樂亦在其中亦自有樂時或云聖人  
憂天下其心自然如此如天地之造化萬物而憂不累其心  
曰然則擊磬之時其心憂乎樂乎對曰雖憂而未嘗無樂又  
有曰其憂世之心偶然見於擊磬之時先生皆不然之曰此  
是一箇大題目須細思之拱壽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人煞  
高如古又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如見天  
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甚病又後來雖不  
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  
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硜硜乎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  
約是如此廣

問子擊磬於衛一章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  
產晏平仲之上或問如蘧伯玉又知學或曰蘧伯玉恐未為  
知道曰謂之知道之全亦不可謂之全不知道亦不可壽  
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  
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為  
學者也個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廣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此子私曲若不

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不安不安節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

達順是知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

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這便是自誠而明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也上之人下之人聖人之敬天久地不是

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悔慢自若也如漢廣之化可見方

問體信達順曰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

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問體信是體其理之實達順是行其理之宜不曰如忠恕二字

之義廣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

達順是致和底意思

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體信只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

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

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也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先生

又其言脩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見顛倒錯亂詩

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為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

工夫直是有功精微

亞夫問程先生說脩己以敬因及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不知如何  
何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  
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賀孫  
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賀孫  
體信是體這誠信達順是通行順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  
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即敬也指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至以此事天享帝  
此語上下不難曉惟中間忽云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則非容  
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些聰明睿智來夢溪

揚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敬  
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繁聲佞辭雜進而  
不察何以爲聰亂色諛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

皆出於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  
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  
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  
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  
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此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  
須提撥精神莫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  
地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賀孫

原壤夷俟章

原壤無禮法淳于髡是箇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子之門者陸  
子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道夫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  
俟則以杖叩其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  
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  
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

塌託甲切音  
塔地低下也

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人傑

○關黨童子將命章

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方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五計一十七版

論語二十七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  
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  
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  
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有字文勢乃相應雖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  
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  
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

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文蔚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夔孫

問子貢一貫章曰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也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貫者也時舉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某嘗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驀直恁地去貫得它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它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一

告之未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理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濟事只倚共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攷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矢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備夔孫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

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怒。得同。

問謝氏解云：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輻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莫只是替登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不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多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廣。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行篤敬。其不忠信篤敬者而已。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時舉。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父，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忘。伊

川謂只此是學，錄。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依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即此是學。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着已。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便好。便得使吾輩須勇猛着力，覆將轉。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將轉來始得。寓注。

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人欲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

克已復禮爲仁已。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濼離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當

閨子要鞭辟近裏至莊敬持養切謂如顏子克已復禮天理人欲便截然兩斷此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是莊敬持養曰然顏子克已復禮不是盲然做却是他先見得分曉了便是聖人說話渾然今克已復禮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成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已只得克將去只是顏子事與此別又曰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間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

如此做功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爲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做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拖照其間亦有失却一两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文蔚

學要鞭辟近裏一段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查滓其次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是依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矣廣

因歐兄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洽曰尹和靖以查滓二

字不當有如何曰和靜議論每如此所謂查滓者私意也第  
美者明得盡所以查滓一齊渾化無了治

問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使渾化與天地同體求之古人  
誰可當之顏子孔門高第猶或有違仁時不知已上別有人  
否曰想須有之曰湯武如何先生却問湯武與顏子孰優未  
及對先生徐曰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  
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功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  
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已事必大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  
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  
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必大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  
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扶破  
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  
也時舉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  
是行所當行而已文蔚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  
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  
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  
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  
曰然賀孫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  
何段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  
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  
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知云若如



不曰所以干  
禄也。○方子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章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  
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  
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因云時舉說文字見得也  
定然終是過高而傷巧此亦不是些小病痛須要勇猛精進  
以脫此科目始得又云且放心地寬平不要便就文字上  
起議論時舉

問子貢問為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  
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繞  
言友徑指仁上說錄

○顏淵問為邦章

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德明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人向上人猶茫昧

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夫子以正  
月人可施功故從其一此亦是後來自推度如此如曆家說  
則以為子起於林鍾寅起於太族又問輅注云禮文有異曰  
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郊五輅見說極高大  
問何不作車與行事官乘著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原  
時亦有乘車者若推制亦有著法服騎馬如散騎常侍在於  
輅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  
交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慝禮噉然不感於先王之道難矣哉  
此言甚好楊通老問既如此言後來何故却相背曰只是把  
做文章做不曾反已求之辨錄云介甫此語只是做文字說  
整齊所以明道對神宗王安石見說平日亦脫冠露頂地臥然  
當初不如此觀曾子固送黃生序以其威儀似介卿介卿渠  
舊曰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怪誕如此何似之有辨錄云恐  
佛了禮法一恐是後來學渠少年亦不喜釋老晚年大喜不惟

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渠注云揭真諦之道以示人大可笑對辯

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談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

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未書辭又說自五帝以來便建建三

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

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

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肇於子至丑上第

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上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

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

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維

揚尹叔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曰康節說一元

統十二會前面虛却子丑兩位至寅位始紀人物云人是寅

年寅月寅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

方始生出人物來時注夏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

可知他只以數堆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

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二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千九百年

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二十自三十而十

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

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

曰也須一場鶻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

一箇廣

至之問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否曰模樣也

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

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

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

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

而下便似潑義剛錄出來模樣淳白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

潑宗滑切贊入声  
潑澗

之勢想初問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鷄子殼之類自氣而水而質充分曉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似箇旋風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淳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箇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淳○義剛同

周問三正之違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盡銖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已復禮兩卷單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違時亦只是恁着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精一義又問聖人執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文蔚

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於道理上不少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又曰顏子着力做將去如克已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它人看見是没緊要言語它做出來多少大一件事植

問顏淵問為邦曰顏淵為政其他如故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  
也時舉

亞夫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此子故聖人  
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漢高祖  
贊黃屋左毒繫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  
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其謂漢高  
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  
子顏子平日是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  
不論其本矣時舉

恭父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  
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緩之斯來動之斯  
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這

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  
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  
舞亦言其大畧耳格。賀孫錄又問以下不同云正卿問  
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足是涵養得來都易如  
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  
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  
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  
會得丁

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吾  
從周何故曰此正適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  
上一句不着得下一句可學

賜問顏淵問為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  
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則餘  
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雜

○子曰已矣乎章  
楊至之間好德如好色即是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要得誠

如此然集注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恐未穩否曰書都不恁地讀除了衛靈公便有何發明在衛靈公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較量他作甚聖人當初只是恁地歎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來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如此方有益若只管去較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與他做師友只是去較量他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有輕這一頭底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來做一說每少異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賀孫○或錄云只是責已要多責人要少

○不曰如之何章

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李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淳

君子義以為質章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讓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而後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時舉

或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甘吉父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賀孫

以

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

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

周貴卿問義是就事上說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

出之以退遜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

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

偽耳曰也是恁地義剛

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

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拱壽

問義以為質至信以成之章如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

驩言莫全得此理否曰然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

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廣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

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時舉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雉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

之意人傑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心兼忠如何此

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幹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為仁否曰

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盡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契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契矩正是恕浩

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

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

其無忠可知。如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問。忠恕  
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  
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  
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弃事物以求靜。既為人亦  
須着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拍弃了。閉門靜坐  
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  
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  
要着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  
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  
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着去應接。不是靜坐時  
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是石固理。知  
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  
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  
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  
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  
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  
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  
動靜恰似舡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  
上。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  
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  
着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着去救他。終不成兩人相推  
這人做不是。却推說不干我事。是那人做得如此。那人做不  
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  
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  
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寓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者那

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毀若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譬如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熹

先生忽問王子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尋常作如何說子合對曰三代之時公道行不妄毀譽人如有毀譽須先試得其實方言之曰便是看錯了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方說得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褒借而與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浩

先生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李通在坐證曰雖也可

使南面之類是也先生然之過

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誰毀誰譽者凡人未至於惡而惡之故謂之毀未至於善而善之故謂之譽聖人於下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此一句却去了毀蓋以不得已而譽亦嘗試之此乃善人之意長惡人之意短之意可學問若到於合好惡處却不用此二字先生曰然學可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民是指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綱密文峻故效軌不勝到文是恭



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當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主當時之人言之  
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與  
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只是三代行直  
道之民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人傑

問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如說高皇帝  
天下相似嘗惟景帝贊引此一句不曉他意蓋是說周秦雖  
網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慈民醇厚亦只是此民也聖  
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義剛

問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  
道矣聖人知毀譽之非正於人無所毀而猶有所譽蓋將以  
試其入所以見聖人至公之道又以見聖人進人之為善也  
亞夫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了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  
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在其是非之實且舉漢景帝

楚貝所引處云意却似不同時舉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  
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  
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  
忿二者只是一意雉

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  
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  
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錄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  
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  
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植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喻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獲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德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終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微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曰堯固是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德輔

○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著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

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着心貼就它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淵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雉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善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雉

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獲正義不謀利嗜當不到那裏問祖

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方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  
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曰此一段  
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  
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  
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  
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  
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  
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大雅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蒞之以後說為政  
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相似  
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亞夫云  
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蒞之與動之

闕音塔闕  
葺音要棺  
飾也形如扇  
夫

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  
物應事時少此莊嚴底意思闕闕葺葺底自不足以使人敬  
他此便是未善處宜以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未兼備否曰固  
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  
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蒞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  
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  
略畧有此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側少正之則  
好矣不大故費力也夔孫

問知及之一章曰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以禮這動  
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  
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  
要他做得來合節柏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  
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

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田  
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  
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肅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  
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謨

或問不莊以蒞之一章上兩句集注以為氣質之小疵曰固有  
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肅

○君子不可小知章

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益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  
是也曰却如何說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何  
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着眉中便看不見必大

○當仁不讓於師章

或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  
樣肅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以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為擔當  
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直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  
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  
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賀孫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  
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  
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  
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時舉

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  
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却不如友  
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廣

○辭達而已矣章

辭達而已矣也是難道夫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六計六版

論語二十八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焉用彼相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替者之義舊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相亦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當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

百里如左傳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問龍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

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恁地說五百里禮記云周禮國語皆說

孟子說如百里則未若齡之一邑何以爲國又說如何容得一箇顓臾在肚裏

問諸家多推虎兇喻季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  
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  
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  
面再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  
此乃守者之過此代顛更實二子與謀之過答問問方且隨  
話恁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不必又生枝蔓仲思問獨責  
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寓  
問蕭牆蕭字為義如何曰也不會考究但據舊說云諸侯至屏  
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可知否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  
益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時舉  
問三者損益相友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

善

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  
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  
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  
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後靡最害事到得宴樂  
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賀孫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  
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  
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  
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  
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  
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為許可自家這裏也  
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不可汎然言之使泛然受之  
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

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  
量天下事如何不看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賀孫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敬言戒勿  
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  
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大雅

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單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  
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  
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鐘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  
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矣必血氣之衰曰  
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  
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  
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

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  
充養起來乃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必大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  
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  
須理會得天命是恁地方得盡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  
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  
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  
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  
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  
知得便自不容不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此道理到得做  
事有少差錯心也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  
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

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如此道如此  
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  
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  
劈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  
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  
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之不當  
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  
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所  
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  
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  
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賀錄云  
味道問畏天命是箇物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須  
下事無緣會做得又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如何會畏曰須  
是物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了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箇

○

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

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道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  
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  
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  
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  
會一件其餘自會好湏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  
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  
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  
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  
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正自大段有病  
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着他這便  
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

止



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眼前近底  
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  
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  
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人耳故曰聽德惟聰賀孫

問程子曰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或曰是主  
一之義否曰然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亡其身及其親此  
不思難之故也熹

○見善如不及章

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  
見諸事也熹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  
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  
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  
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蜚卿  
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  
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又曰須是篤信如讀聖人  
之書自朝至暮及行事無一些是則曰聖人且如此說耳這  
却是不能篤信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孔子曰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學者須是篤信驥曰見若鹵莽便不能  
篤信曰是如此須是一下頭見得是然篤信又須好學若篤  
信而不好學是莽不辨其害却不小既已好學然后能守死  
以善其道又問如下文所言莫是篤信之力否曰既是信得  
過危邦便不入亂邦便不居天下有道便不隱天下無道便  
不見決然是恁地做驥

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  
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

只管要粧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却不任吾見其人  
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地味是有多少意思公看  
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去別生閑意大抵看  
文字須是只就他裏面看儘有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  
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是讀書  
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別碎了見這道理直透過無  
些子窒礙如此兩段淺深自易見賀孫

此  
問楊氏引達可行於天下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  
問以為未穩何也曰解經當取易曉底句語解難曉底句不  
當反取難曉底解易曉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  
兩句本自易理會今引達可行於天下解之則所引之句反  
為難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橫渠所謂必  
德覆生民而後出伊呂是也若只是澤被一國道行一鄉見

者

人亦不輕出謂之天民夫蓋謂不是尋常之人乃天之民耳  
天民之云亦猶曰天下之善士云爾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者又不同必大

文庫

文庫

